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

成德軍修虖池河記

碑高連額五尺二寸廣二尺六寸二十一行行三十七字字徑九分正書在正定

虖池河記　篆額二行字徑六七寸

成德軍修虖池河記

虖池之源發於鴈門繁畤東南逌于中山又東過靈壽而常衛從之霖潦時至長川巨浸之水雜而會者白波沸騰[illegible]數里鼓城下隘而真定控河之衝數罹漂溢之患天聖七年堤潰于曹馬口傍激南關壞城之西南隅以入樓櫓泛蕩閭殫爲河□□之死多於魚鼈於是北道擾然大發兵夫以趣其役而堤塞之功九十七萬城堞之功百六十四萬物爲之敗

萬於工役之費而莫之計也天聖距今久矣間有語其害者悲傷蹙頞猶之未忘然堤圮毀高以牛羊之踐平下以沙淤之壅沒又廢河防之卒徙之於祁因循大壞非一日之積元豐甲子六月復決於曹馬口下□關門遂掘北濠泄之將軍之滌而城幸以完水北行三十里湯湯浩浩乃復于河歲之九月廬陵劉公以天章閣待制自南都帥于茲車未及停輪即往相其事圖之以進章十上辭益懇而 部使者亟以為言

朝廷閔焉乙丑二月 制可之 公命以諸邑版籍率八丁均一夫先嘗旋治城隍乃罷之而并於茲役尺符

所須俯期而集負畚築者驩呼與謳謌以相杵市之富室偕與餉之役者悅而無所匿其遲且未嘗鞭扑之而能致其功也自曹馬口下中渡橫袤四十里作之新堤蛇□而峙又鋸牙分湍怒之勢堤道所衆寔洄洑之末地之聚沙者疊埽若木岸以禦之木岸八百餘步而埽三倍於木岸之長民之苦於墊溺而知其利也用不懈于勤閱三旬之功餘四日之力

復請治南關　公樂從之使築墉道上平於城以通南壯往來之衝凡村落之蹊絶於堤者築之如關城之制且聚土其傍補隳於歲月功已序矣秦都水領之而請復河防之卒營之故堤植榆柳於堤足而揭盜決之條以申告賞其所

以久爲之憲曲爲之防後人無以加焉是則公之政
槩見於斯矣大而用之崇太平之基永萬年之麻信乎其無
難矣清源石亘睿從按役于行於是錄之以記元豐八年三
月二十五日

朝散郎充天章閣待制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成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護軍彭城縣開國伯
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瑾

右記石亘撰不著書碑篆額人姓名亘事蹟未詳記稱亘
睿從按役于行知亘亦官於河北者亘著貫清源宋史地
理志河東路太原府有清源縣碑滹沱作虖池案說文無

滹字周官職方氏漢書地理志滹沱字皆作虖池禮記作
惡池戰國策作呼池詛楚文作亞駝惟山海經作滹沱乃
別體字此碑作虖池正與周禮合記云虖池之源發於鴈
門繁畤東南逌於中山又東過靈壽而常衞從之案山海
經北山經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漊水郭
璞注今滹沱水出鴈門鹵城南武夫漢書地理志師古注
滹沱出鹵城元和郡縣圖志代州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
夫山在縣南九十里滹沱河水出焉太平寰宇記繁畤縣
泰戲山一名武夫山亦名平山亦名戍夫山今曰派山在
縣東南九十里滹沱源出縣東南狐阜山漢書地理志靈

壽中山桓公居此十三州志亦云中山桓公新都太平寰
宇記舊邑城在今縣西北是記所云逍於中山者即指靈
壽故城非謂定州之中山也常衛即禹貢恒衛既從恒祀
宋真宗諱故改常字以避之猶漢改恒山爲常山唐改恒
州爲鎮州也漢書地理志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入滹沱
而恒水不入滹沱記所云誤又記云天聖七年堤潰於曹
馬口傍溉南關壞城之西南隅以入人死多於魚鼈於是
北道騷然大發兵夫以趣其役而堤塞之功九十七萬城
堞之功百六十四萬物爲之眅萬於工役之費而莫之計
宋史河渠志不載天聖七年正定滹沱河決事仁宗本紀

天聖七年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租賦同長編

長編載是年二月乙酉賑河北沿邊水災饑民閏二月癸

巳詔河北經水州軍募人入粟以濟貧民真定故屬河北

原可無庸覆舉而塞堤築城工費如是之浩繁史志並所

不載故無解於疏略矣曹馬口即白馬口在城西北見嘉

靖真定府志又記云元豐甲午六月復決於曹馬口下□

關門遂掘北濠泄之將軍樂宋史神宗紀五行志皆載是

年河北東西路水壞城郭廬舍惟長編載是年九月提舉

河北路保甲司言祁州鼓城縣巡檢下指使彭大因大水

收救器甲溺死詔賜其家銀二百兩鼓城正滹沱下流據

此可為是年真定決口之證而河渠志亦不載將軍梁末詳記所云廬陵劉公即記後題名之劉瑾其列銜皆與宋史瑾傳合天章閣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閣畢以奉安真宗御製天聖八年置待制從四品見職官志記載瑾治河之役謂自曹馬口下中渡橫袤四十里作新堤鋸牙分湍捻之勢云云案五代史晉開運三年契丹趨恒州晉杜威禦之至中渡橋而退胡三省通鑑注曰州人津渡之所也其上下流各有渡此為中渡宋史河渠志元豐五年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請歲

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折去權用渡船蓋即

今郡南之廣濟橋也常山貞石志

僧清則葬母丁氏記

高七寸餘廣一尺三寸十二行行八九十字不等字徑七分正書

當州聖壽院翻修大殿功德主僧清則今在力邵鎮受業有母丁氏於元豐八年正月二□二日辰時殁故焚燒訖惟收舍利數百顆於當年十二月　日安立石卯塔并隨骨舍利一同葬訖元豐八年三月　日□記之耳

男僧清則并□

師僧智□

張成等題名

高一尺三寸廣一尺七寸六行行

四字字徑二寸餘正書在四川

張成□□明騰茵□平同飲小閣上元豐乙丑季夏八日

天威軍石橋記碑

高四尺八寸廣三尺二寸五行行四十字字徑八分行書篆額未見在井陘

大宋□□軍天威軍石橋記

進士馬　罡之撰

本軍東北隅有七里澗北距煮乳嶺少龍□西接鳳山□五龍崗諸澗之水會於其中南入錦漫河常遇夏秋之交霖潦暴作則濤奔浪突岳聳山峙洪猛□湯勢若激箭湯崖則雨散衝石則雷吼蛟蜃不能居黿魚不能止遠而聽之若百萬疊鼓億兆勇士戰酣而不已至其漲甚則逆入於澗十數里行人阻而不通者久矣泥塗沮洳淤漫腦漬馬濡其膺車□

其數或有急故佇涉者往往被溺前後蹈而死者不可勝紀
良可悲夫既有軍旅寇盜之警征役賦輿之急羽書行李臨
川數日而不得少進往来之人歲苦其患此寔為害之大者
也本軍□□□□立身端謹賦性恬和務惻隱存心拯患難
為意目擊斯害首圖厥利因謂大□栖真院□頭陁善慈曰
七里之患爾知之矣暫勤而永佚少費而久牢者仁人之所
用心也爾素有□緣衆所傾嚮將與爾建石矼一道以濟萬
衆之不通可乎頭陁喜而言曰此我平生之所欲也
軍使通直葛公下車之始
神明其政父母其心百廢具修一弊必去宣以橋事請之

使曰興民之利除民之害本民之情同民之樂乃古良刺史
縣令之職之心也
予安得不從之乎宣唯唯忻躍而去遂同心鳩工消日蕆事
使胥因公暇同僚屬而觀焉諭其匠者宜速成功無妨農務
其民悅而施勞殊無倦矣宣等一毫不犯三□□□道□□
忻忻然室家相慶曰七里之患自此息矣一路之民脫沉溺
之天保性命而躋壽域者得□□□□□□□□石匠張
安之作也觀□用心□□□碪□版灰壘拴鐵雕鏤禽獸曲
盡飛走之狀第十七行全泐 下半行無字
□□□□□□□□□□□□□□□為□□□□□□□

不知為文推避不獲但紀其實爾

上空三格 十元豐八年乙丑歲七月十五日□石

上空七格 十三班奉職充井陘縣巡檢□捐使王 尚一

上空三格 十三班奉職監天威軍鹽酒稅榷井陘縣簿尉劉 永德

上空六格 十三班奉職充井陘縣巡檢教押保甲任 育

上空十格 通直郎充天威軍使兼知井陘縣事及管內勸農事葛

贖

上空四格 十槐陽新科明法楊淮篆 本軍扶風馬通書 造橋

刻字張安

上空四格 都維那李宣 頭陁趙善慈 頭陁岳 頭 字 頭陁

張　起榕根行者韓文昇　八字補刻正書非出一手

謹案天威城在縣東北五十里宋初置天威砦於此尋曰天威軍熙甯八年移井陘縣治焉金初置威州亦治此後仍還舊治合亦謂之威州城又名威州堡亦曰井陘居此碑直曰天威軍城而不言井陘縣當立於熙甯八年以前未移縣治之時也　畿輔通志

栗子山運石題記 元豐八年七月既望 華編載卷百卅八

趙沬 沬誤沈 搬運石跋 原石不作跋

宋元豐八年七月既望

李虞卿殘碑

石斷闕存上截二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三十二行行存二十二字字徑八分正書

宋故朝奉郎□州□□□□□陳□縣開國男食□闕下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闕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侍□學□闕下

中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闕下

惟李氏趙之著姓自□□仕唐至御史大夫有重德天□闕下

太子少保於　公為高祖少保子言贈太子少傅□闕下

自滕水而下皆以太師貴　公太師之幼子也諱寘卿□闕下

公力爭之曰□□□出令以　公不晨謁於法當坐□□闕下

登封縣改太子右賛善大夫賜五品服知興元府西縣□闕下
是深相結□遷殿中丞知開封府司録參軍開封□□□闕下
山東劇郡　公不設鉤距不布耳目盜發必獲人畏之□闕下
錢法□大□□□□□盜鑄益衆而法不可禁　公曰利闕下
見納用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薦其材授提點江南西□闕下
因緣為奸　公推析□□得其直八百萬使者以聞闕下
陛辭賜對　仁宗慰勉之趣令還舊職　公逡巡未即闕下
謂　公之去當有巧□之者士論譁然不已　公既罷□闕下
仁宗之明見至隱而□勸能吏至於如此自虞部五遷為闕下
領使六路所至必求民之疾苦去吏之貪殘者回興州□闕下

守害民斥逐之足矣舉其則細□者衆捕□益甚是吾重下闕

適　公曰是盜虐名以蓋實罪也與而不懲無以沮惡皆下闕

比者居頃之舉得末疾丐歸授管句南京留司御史臺□下闕

少□為人下恥以疾病被懷祿之譏故其之政□年止□下闕

適歲時伏臘一切取具未嘗以毫髮累□公方□　公□下闕

高下雖善鼓者無以易　公確論事寡姊孝□撫孤□下闕

人嫡母丁氏永嘉郡太夫人母王氏集　郡太君娶□□下闕

□流孫男二人□中求中孫女一人適潞州襄垣縣令□下闕

朝真　公于緱山里第□斬然衰衰伏拜不能興□而□下闕

□□而□于鄉其始終皆可書也銘曰

李氏三□　父子公□　爲□闕下　不驕不盈　喬子
畢飛　公之闕下　嘻能用　公惟　天子明　六
□闕下　□又何求　逍遥以老　長□闕下

右李虞卿殘碑未詳所在碑云奠公於緱山里第則其墓當不桐遠而碑在偃師左近矣石缺下半僅存工載二十二字撰書人名及卒葬主碑年月皆不可見虞卿高祖太子少保曾祖太子少傅父太師並佚其名按宋史李昌齡子名虞卿官將作監主簿其高祖雍曾祖諱仕皆止縣令昌齡官至光祿卿授祕書監致仕與碑所書無一合者必非其人而此虞卿無可攷矣碑云翰林

學士承旨王堯臣薦其材授提點江南西䟦云云王堯

臣拜學士承旨在皇祐初其歷官在至和嘉祐間碑文

叙稱仁宗是其卒在英宗神宗朝可知也因次元豐末

新修梁昭明太子廟殘碑

高五尺四寸廣三尺三寸三十三行行存四十餘字不等字徑八分正書在貴池碑山

新修昭明廟記 篆額三行字徑四寸五分

□□□□□□□□昭明太子廟記

□□州軍事 下泐此行自三十九格書起

第三行自三十三格書起

元祐元年夏六月初□貴池之人無貴賤 缺十二字 □□□□在

□惠澤四海天覆地載可謂仁矣□ 下缺不知數字 不□□□之□

□□□漁樵自逐於田 缺十三字 □訓以□世用安閑佚樂不知

老至可謂泰矣 下缺 □□□□□□□□疫癘疾病□□ 缺十四字

濤萬頃舟航上下回檣一瞬則安流而無虞此缺下□□□□
□□□□□□之人與缺十五字久而廟貌不莊齋祠不修牛羊
鳥鼠穿蹂於庭除缺下□□□□□□□□□經營□缺十六字
前宮寢有後室門闕重廡列衛在廊齋祠有庖謁款有房缺下
□□□□於一□□□□使□缺十六字月考之於　年　月是
時世美莞庫於此而邦人屬以記缺下□□□□□明□□
□缺十八字數峯矯於雲表清溪環合為一洞天土地饒沃人應
而質缺下既□□□旋亡□□□□缺十八字祀我我其福之於是
民相與葺祠於秀山之河秋冬享祀缺下□□□□永□□□
□缺十九字西於是郭西之祠遍於江東然以梁史考之則昭明

未（下缺）□□□此豈非史□（缺二十字）其何故而泰山神祠亦以此紀之豈非功德及民而□秩於嶽（下缺）□□□即序次□（缺二十二字）孝寛博喜慍不形於色美姿容舉止自爲兒時已喜讀書□（下缺）記講解辯說該（缺二十三字）商略著述以爲樂其成書至八十卷而東宮聚書錢□萬（下缺）來曹未之有（缺二十四字）元甘露降于庭然居東宮不忍違顧而忽忽（下缺）南向而卧□（缺二十四字）疾而衣不解帶及貴嬪薨扶喪還宮至殯而（下缺）□□□□（缺二十五字）侈靡示躬儉以率之而衣以澣濯食不兼（下缺）膳□□□（缺二十五字）久詠左思招隱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下缺）雖□□（缺二十六字）因而書之弊冪以杖□聞而喜時有所（下缺）□□□（缺二十六字）

繁日常愀然而不自安未價騰踊則下缺□□□缺二十七字之然背
容施時莫之知而天下下缺之□□□缺二十六字右欲聞自傷貽
帝之念噫嗚下缺晃謚曰□缺二十六字材德而不及纘承大業丕
冒天下缺□□□□□心缺二十三字奄及江東明靈陰德及於庶民
靡下缺□□□□為□下缺
□□□□缺四句缺上□兮　不顯其靈莫□□□
下缺不知幾句□□□□缺四句缺□延兮　精意感格
靡不旋兮下缺□□池□缺四句　藻繪彌兮　家
衣龍章冕朱紱兮　顯顯下缺□□□□缺三句　□
神嘉□　□矜憐兮　□時離澤　雨公田兮　殄厲缺

下缺

□□□柔□□□□□□□□　□□□兮

□□三□　□□□□□□□號　□□元□　福祓

□下缺

□□□□大夫□□□□□□□□□下缺此行自第二十九格起

朝散大□□□州軍以下剝泐不可辨此行自第二十格起

司馬文正公神道碑

四石各高五尺餘廣二尺四寸各十七行行四十一字字徑一寸正書

宋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壹阡伍伯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謚文正司馬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上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蘇軾奉敕撰并書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

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
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
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　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
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
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
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
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
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幾復
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閒也哉以問
臣軾　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

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 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

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巳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　朝過八州以至　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　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　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擧趾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　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户部侍郎趙贈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
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
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鄉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
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正夫而能動天亦必有
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
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

不誠故也稽天之溗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也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敘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閒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

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　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

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公先卒追封
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
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
水南原之晁村　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
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當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
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
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
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
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

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　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
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
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迩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
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
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推慕容
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
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
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

勳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宜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盡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旣相司

馬　尔賈予遂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旣用君實
我後予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驚不搏　羽毛
畢朝　雄狡率服　爲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
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　清廟
神考之功　玉冊官臣王璠奉　聖旨摹刻

右司馬光神道碑蘇軾奉敕撰并書朱子云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敘事略然其生平大致不逾於是矣文載本集按傳稱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是碑立

八年即被仆也令拓本凡四石未至碑下莫詳其式字經俗子修鑿結構失形十且七八初疑爲翻刻本而字裏時見原刻筆畫參差呈露知碑在追眂時仆而未毀後人就磨蝕處疊鐫以顯明之雖遺劣手而其爲蘇書原石無疑也拓本流傳甚少于司直天下金石志載其目瞿氏古泉山館金石錄亦有之爲冢宇訪碑錄所採其餘各家俱未搜及字與集本異者見人數十萬集作才數萬孫二人植桓植集作栢按桓爲欽宗御名碑刻於前三十年無所避改集本刊在南渡後缺末筆非桓後來覆刻逕訛爲栢耳而獨論其大方方集作槩驂蓊既還遝一本作莽而斂之以二言二一本作一天

下義之義一本作韙凜凜嚮至治矣一本凜凜下衍乎字子三人童唐皆早亡童一本作章而紹宗與勣與一本作於甯其身不受知人之明不一本作亡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一本子下衍孫字乃拜手稽首一本無手字皆可据碑以刊槧本之誤也

与下二頁紫菜記缺 前後互易

韓忠獻公祠堂事迹記

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五寸序四行行六十七字字徑一寸
事迹六列首列三十四行次列三十八行三列六列各四
十行四列三十九行五列三十六行首列五列行各十四
字次列四列各十二字三列十八字六列十五字字徑六
七分末一行書碑篆額
銜名均正書在定州

韓忠獻公祠堂事跡記 篆額題九字字徑寸分

韓忠獻公祠堂事迹記

忠獻韓公治定之日善政之迹歲月雖久而詢之吏民人人各能道其一二邦人乃欲繪於祠堂固已不可悉紀而況吏民有所不知形容之所不能者又豈可勝道哉今姑擇遺老所聞及　公奏請施行之事有所據依可以傳信者凡

宋元祐三年十月初五日

三十事以繪于堂之兩廡然壽棟宇丹青□時而壞謹以所書大槩復刊于石庶幾後之君子有尊賢樂善之心欲繼而完葺之則有所考焉元祐三年十月初五日宣德郎知定州安喜縣事衛　規　謹序

一

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廪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飦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優

詔褒美其略曰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

救朕甚嘉之

二

定州沿山口鋪舊有差三等以下戶充巡子把截者公曰此貧弱之民不足以禦盜徒妨農作皆易之以禁兵於是巡警嚴肅民得歸業公私便之

三

公以災傷之後境內二稅悉奏蠲免山澤之利聽民貿易官不收其稅往來河津者不取渡錢一切逋負闕而不追三司料買紫草食羊之類悉權止之故窮民蘇息

四

異時虜騎入界侵掠官司追捕者多以生事譴去故緩不敢呵公曰時方講好彼入我境曲在彼也豈可使吾民不安而官吏爲自便之計乃請於朝或虜寇越境刼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　詔從之自此編戶皆得安居

五

定武自五代以來學校廢息守臣皆以用武之地視爲末事公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廟見其頹墉壞宇退而嘆憤乃命工大葺之廟既完又市地於廟北建學舍諸生始有習業之所公又時往勸課焉其後學者遂大盛

右一　列

六

甘陵之役定武兵有歿王事者公厚賻其家子孫年十五以上先涅以爲軍給衣廩之半俟其長教藝而全給之軍中莫勸悅其後 朝廷推以爲法

七

河北廂禁兵有逃竄者舊制一季外移其家屬於河南一日有孕婦扶其姑老且病過定武不能前訴於公公曰立法之始憲其奔投異域故未必皆如此令一人犯法使其父母妻子流離轉徙於千里之外甚傷和氣乃請逆涉亡叛者方用此制餘悉令逐便至今著以爲令

八

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糴粟轉運司均配人戶變納見錢期限甚促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免配坊郭第四第五等戶鄉村亦聽以斛斗折納於是人力舒緩無逼迫之憂

九

兩府舊臣出鎮多務大體細故委之僚屬公至定州則不然事無小大必躬親臨之民有赴愬則委曲訪問杷法者情或可恕施刑則有降殺爲故下情皆得上達而刑獄無冤

十

北京修塞商胡口三司令勸誘坊郭縣鎮五等戸進納梢草第一等限二十五萬束第二等已下遞減五萬公以本州民力不厚復至澶州地遠若與北京同等出草必立見破蕩家業累奏得免

右二
列

十一

三司嘗以絹五萬七千一百餘疋繼以金三千兩銀五萬一千一百餘兩令定州變轉見錢二十萬封椿公奏曰物數浩瀚難以一州當之定武實緣邊也州縣坊郭戸事力素薄令若以二十萬數止於定州一處變易人戸不易勝任坐見破

壊矣願令諸州寛以期限變轉送至定州衆力集之當不為難累奏竟得分配於諸郡

十二

定州西北近邊山林舊禁斬伐其後楊懷敏建言并以近東淺山耕藝之地縣行禁止督州縣自踏河以北巡邏日益嚴犯者輒致于法邊人或徙居失業公乃遣官行視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為防蔽别定禁地揭牓諭之非今所禁者縱民採伐由是得地六百餘里莫不感說

十三

慶曆八年緣邊始廢見錢入中而用三說四說之法由是使

羅州軍文抄積滯商賈不行以至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
邊儲事重極陳其法非便 朝廷以公奏不已詔河北緣邊
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稱便于今行之

十四

公脩明軍政剗除宿弊士卒犯令者一切繩以紀律恩威既
信乃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軍旅迭引番休循
環無窮強弩趫兵出入陣間皆有次第又張兩翼以待之由
是定兵冠河朔肩鄰皆取以爲法軍聲大震于今行之

十五

公禮賢待士輕財好施四方之士聞風而至定者不可勝數

至者益多公益不厭必隨其緩急以賙之及其去無不各充其欲嘗有一書生以葬親有求於公公贈以緡錢五萬生得之乃盡為遊燕之費他日復託以卧疾謂前賜已竭公又遺之如初僚吏皆不平白公曰彼長費且盡必復來欺公顧毋予也既而果詐以被盜又至公又以前日之數與之左右莫不憤然公曰彼來詐我我以誠待彼前日雖妄安知今日不實欲葬耶若遂絕之使不克葬其親予不忍也其後生因此賙遂得畢其葬聞者嘆服公以誠心待物類如此

右三列

公以備邊惟積穀爲先務歲糴之入倍於他道乃請以緣邊交抄至京先次給錢商賈於是輻湊矣其後歲豐入粟者大至然給春多而難售民以爲患公命出庫錢加估以市之遣吏以奏易皆于都下公私利焉

十七

公嘗請關保州徐河大堰置水進限洗兆泊水以愛惜民田議久未得行後公爲軍樞乃命三司判官楊佐知保州趙滋同屯田司張茂則置立石堰以限泊水民得免漂蕩之患于今存焉

十八

廣信軍界北人數百夜掠民數十口并取其財而去本軍投文適年不肯遣還定武舊例與書中公文不相通公以帥檄諭之雲□懼悉還所掠

十九

定武儲粟常數百萬其倉廩□六七而頹弊相望主者日有敗惡之憂公乃徧爲完葺又度地城南偏以建大倉名之曰實豐列爲九區屋總千六百有八楹因爲文以名其諸敖曰足兵伊何惟穀之力守得以固攻恃而克其武官不貪賞法無屢易則吾食既精爲我庾常積

二十

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悅有泣涕者

右四列

二十一

一歲霖雨爲患總管狄武襄言公宇□壞之甚公曰若此則士卒營壘當有不可處者□武襄聞之矍然亟往行視諸營賴加補葺軍中莫不感悅

二十二

定武屯聚大兵歲仰它州供億不可勝計轉運司所支金帛多在內郡皆令衙前吏往諸邊州輦致未嘗少休往往破産被謫至有棄家而亡者極爲困弊公奏極邊之民吾無事力乎時當且愛惜請邊州自爲輸送於是一州民戶得遂休息

二十三

定武舊歲調黃河夫如中州公以被邊宜蠲苛役常使畜力以待緩急迺爲奏畫固是沿邊例免春夫百姓蒙惠至今矣

二十四

公帥定武凡將佐必精意選擇幕府如陳薦王居卿韓縝夏倚偏裨如狄青趙滋郝質張忠邢佐臣等平日聞公語論見

公施為後皆為名將才臣

二十五

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撾登聞鼓願不以三年代公

上曰以中山地重輟公未可乃遷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略曰顧定武之雄塞控燕垂之巨防克壹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附師乞肅和恩代爾虜良難其付□推進律之寵宜懋增□之蜀中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祀公以廟

天子嘉歎焉故龍圖李公絢序閱古堂嘗紀其事後公□□民追思不已相與立祠以成其善

右五
列

二十六

公仁政既行年穀告豐乃於城北隅興葺池臺号曰衆春園歲時與民同遊衆情熙熙始知有太平之樂嘗因歲饑公不出游者久之楙宜陳薦以詩上公曰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荅詩曰所恨無才濟阻飢北堂曰此失春期又曰細民灕蹇方攜手別館鶯花任送春於此見公與民同其樂又同其憂也

二十七

公於郡圃建閱古堂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可為法者凡六十

條繪于堂之左右壁一時名士皆為之賦詩刻石堂上

二十八

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間公以為慢神莫斯為甚迺完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即走僚屬禱于祠下而神必應之時六道荐饑定稱屢豐故公嘗有詩曰靈嶽祠官尚未迴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并門又嘗趨于廟去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響荅故枉道即靈居以謝

二十九

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前驅至沙河而馳報曰河勢將漲意水

暴至顧迴轅少須公曰第具舟既而徐濟人望其水流若有神龍偃止之狀行李方絶波濤累如山而下後騎猶有未得渡者觀者莫不驚歎以謂盛德所至神明常[illegible]相之也

三□

皇祐五年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年矣将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僞遊衆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晡始悟奔走宿於城北門不得闔暮屬相與設祖于道鈴轄郝質壯勇士也尚感泣大慟聲徹于外官吏皆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震動原野

右六列

新授權橫海軍節度推官劉　燾書

西京左藏庫使北平軍使張　守瑊篆額

中山楊世□刊

盖震墓誌銘

方廣二尺一寸三十一行行三十一字字徑五分正書

宋故平昌盖君墓誌銘并序

新授河南府密縣主簿郭埏撰　　新授□州桃源縣主簿郭□□

平昌盖君名震字伯安其先浙右台州臨海人也祖大父曰□□太平興國三年從忠懿王納土來京師後徙籍潁川之長葛□緒繼承遂為長葛人考曰□始究尚書學累困科舉曰自詆其業慕陶朱猗頓之術厲教季少修治生事有居積之息以時而射之督日以勤之至富羨君少失父侍奉韋叔

訓寄委□任舉無不克事孀母以孝篤聞于鄉里天聖中季父□議以族黨□大量入□□諸給以析生各周其奉養君惟稟命克無所較自是益動謹通理財之幾務積久行□過盛□族衆暇它無嗜好惟蓄書史樂取人之有善行者嚮慕之家庭之訓率以義方常以厚禮招致博學有聞之士以教育其子孫爲急日思人之爲孝所以奉先令未葬者三世奚獨以□□自□□□□手錄是訪師卜兆夙懷念口幾數十年間始得令邑之西北嘉鳳岳里之□北君一見之目巧經營左右前後環擁□完□□得之私謂神授熙圖八年十月初九日丁酉遷祖考之靈以□滕之法葬焉自作墳域記敎

陳昭穆之次藉以示奕世之裔識親支之詳雖久不失尊卑之叙其訓後昆之志斯亦深且遠矣其系大父之宗屬異屋者九十七喪亦同年月前旬有三日别域而葬於三㙮□里之原舉事致力咸出于君□費困窮之一毫識親親義分之至矣酷留意於醫學古今方書習知浩博人有疾若不閒親□視由□論証藥偶病工之粗者往往歷其精至尤長□陽笇數之術推窮禍福頗多中獲人往□之託以不能而罕言至於君自終之年容諭友知曰黙而識之過則陰陽之書誣不可信元豐八年正月十有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七果如預告友知之數人益重其□精資性敏悟保身畏慎

富閭強識人稱多能交外慱和□家嚴毅俾閨门之内嗚嗚
然不失其□節初娶沈氏次郭氏咸有婦道皆先君歿生六
子孟季四子俱早亡仲子安期操履純固業進士嘗預鄉薦
次仲安世性静氣立幹材堪任兹先君平常語人而追惜之
曰天不與我起家幹蠱之子邪女□人長適邑人趙彭年次
二女蚤亡孫四人舜臣治家之蠧無忝厥祖舜民舜明嘗舉
進士舜欽尚幼孫女六人長適逐遜次孟宗立次進士李節
次李恪次李□次尚幼曾孫七人大中大年大禮大有大臨
大鈞大防元祐二年十月初七日乙酉詵詵孫子奉君之柩
祔于岳里之原從先塋之壬甲諸孫奉以事能□銘於人以

紀君平日之善者寔君嘻昔急教誨循禮致孝之明效□系

其銘曰

嘉鳳原　□岳里　左依山　右帶水　地形勝　神所

指　祔正甲　從先子　□叙昭　柏森楙　守善終

宜有後　銘刻石　著不朽

濮巖題刻七種 在合州

劉象功濮巖銘 高九尺五寸廣一丈餘十九行行十六字字徑五寸正書

濮巖銘 并序

左朝請郎知合州軍州事劉象功撰

距城□里有僧舍依大江林麓棲觀聳出者狀□纖素閻其

絕俗幽邃歷歷可指予時侍 先君嘗遊今命領郡復至□

然有 空 □新感舊之歎因作銘 泐

□之二州 河漢發源 極□通□

□澌東傾 奔龍竄鯨 吞□走荊

□□蒼巖 喬松古杉 陰□撲□

宋元祐五年正月九日

□崖斷壁　□昏霧塞　□空嶽折
巴濮隣國　□豪相賊　爲狼爲豸
□血枯□　□王滅迹　雲閑迴寂
世變茫茫　□空地荒　□□□藏
□築其□　憑高搆危　立刹開基
在昔幼□侍□　先公　曾步巖宮
帝命惟汝　克蹈前武　往治茲土
馬焉歲久　江山惟舊　□懷孔□
勒銘其顛　子承孫傳　與□齊□

元祐五季正月九日磨□

元祐殘刻 拓縱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三寸約六行行約八字字徑二三寸正書

元祐八年 泐 □有□花入洞 泐 泐 塵□ 第四行全泐 泐

陳□ 第六行全泐

趙伯義題名 高一尺八寸四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十二行行九字字徑一寸五分正書

紹興甲寅上春初旬開封趙伯義宜仲挈家遊之公老人翠

巖時同來者十六人 叔文李□悅道親友董洪伯源杜霖

澤民□子□明□弟伯□元□□□□□胥張逕□□□

王軌□戴□□李□亨叔□應□□□□衆叔□□師顏□

賢師閔□李□□仲悅男師之侍行

馮茂恭等題名 高存一尺八寸廣三尺四寸六分五行行存三字字徑五寸正書

馮茂恭缺商民唐缺夫紹興缺亥十月缺巳同遊

紹興元年直辛亥十三年癸亥二十五年乙亥是刻上求

缺佚不知何年

紹熙殘刻高三尺七寸廣二尺五寸四行行八字字徑三寸末行較小分書

紹熙庚戌泐下杜□下及第三行全泐上缺酌別歲寒亭

住山普覺磨崖

知合州劉題詩高三尺五寸廣五尺二寸六行行四字字徑七寸末行較小正書

石壁雲霏杜丹青世代遥名山未能隱逸興已飄飄

知合州劉泐下

泐名殘詩刻高二尺廣三尺一寸十一行行九字字徑一寸八分正書

泐合州定林□泐

□□□□□□半倚□□□□□□門對

□□□□樵徑秋□□□□□□斑白雲邀客住明□□僧閑

經梵□□□□□□靄間此下及後四行全泐

郝宗臣等題名

高一尺六寸廣一尺四寸七行行十字
字徑一寸三分正書在曲陽王子寺

元祐五年自春及夏時雨稍愆宰以奉
命祈禱至寺遂獲感應仲夏十三日右通直郎知曲陽縣事
郝宗臣右侍禁監北嶽廟張維周三班奉職縣尉劉仲師同到於此

郝宗臣等題名

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八寸九行行八字名字楷書一
格字徑一寸四分正書在曲陽北五十里柏靈院龍岠寺

右通直郎知曲陽縣事郝宗臣左侍禁巡檢劉旦右侍禁監
廟張維周三班奉職縣尉劉仲□奉
命祈雨恭詣至寺遂雲感應而還邑時大宋元祐五年五月
十六日書

元氏縣重建廟學碑

碑高五尺四寸廣二尺四寸五分二十六行行四十五字字徑八分正書在元氏大成殿前

元氏縣重建廟學之碑 篆額三行九字字徑三寸

元氏縣重建廟學記

士溺於俗學為日之久

先皇帝念之故有樂育之道作成之方皆出於教養之美意

天下之士始不流於淺近之習而自弃者日寡小以成小大

以成大隨所造而已熙甯初大建太學於京都亦以待方來

之學者開館至數千楹又厚其廩食之賜羈旅之士其至如

歸而居有餘安矣遴擇教官使亦專經責以講事可以發明

先王道德之遺意而承學之徒亦知自窮於性命之理轉相傳導以自幸設三舍以爲之勸須其問學之精考其行能之實爲之升遷之序學者患乎无材而不患乎无所取是以譽髦之彥漸漬夫日就月將之間者幾於唐虞之盛有向於成周之隆矣於是又

詔郡邑皆置學舍立宣聖之廟爲雖遐陬邊徼不以遠而有所遺不以小而有所廢以謂土地雖異宜風化雖異習出於人心者未始不同且以有生之身索於性分之內良知良能善所固有在因其固有而達之要使四方萬里之外人人無不同之學

仁博而恩洽矣由是學者莫不欣戴

德澤知盛時之爲難遇皷之而有聲者

應舞之而有形者隨老師宿儒無容肆其迂誕不根之言稍鄉於理義之域然而州縣之吏往往不能奉承　旨意一切苟且入於罔循失於建立者衆間有文具而已者不知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於以攷其有德行道藝者賓興之則學校之設亦治世之先務也元氏之有學始營於田君照鄰在縣之西北隅覩其作室之制與夫　廟貌之飾究之以禮陋而不典是以其道鬱而不發歲月浸久弊壞寖廢遂使　先聖之居索然纖寂而無尊奉之敬學者從可知故閒有有意於從學者無受教之地則雖抱至美之質有入道之資亦將茅塞荒蕪而不能自振於荒殆之中

頂格寫

良可嗟惜邑民病此故有欲共工出力作而新之且未及
今上即位學由天縱　聖德日躋慨然思有以繼述
成就
神考之志嗚呼以
先帝之聰明睿智神文聖武創謨立制經萬世而不可易者
何特學校而已哉雖威神在天餘光炳耀與日月而並明
天子方且敬仰其
隆功休烈固難以形容萬一而顯揚欽慕無有窮期則羣臣
百執事正當謹承
二聖之所以然者直不可以私意自任恣謬悠之談闕於流

俗之論作為異端橫議如欲有所戾為者又不可不知也今邑人承議郎鄭士宗殿直裴士廉因衆人之所願又請以己之私錢助夫不足之用擇地之異而遷之長廊複屋廣殿重廬宏壯而不華顯敞而不麗工不日而告畢行且擇夫有道者主之以教誨後學使各知脩進以取名當世又將見高車大蓋煥乎衣冠之盛里人皆曰吾鄉之人也吾鄉之人也得不偉歟其來蓋自學校始今略其興立之初而話其落成之日寔元祐庚午仲秋初吉右朝請郎知縣事護軍賜緋魚袋

曹景記并自書丹

右記曹景撰并書無篆額人姓名曹景見元氏縣志名宦

傳元豐寄祿格以朝請郎換前行員外郎侍御史元祐四
年自承務郎以上皆分左右兩等左以加進士出身人員
右以加餘人景列銜爲右朝請郎蓋非進士出身者也記
云熙甯初大建太學於京師闢館至數千楹設三舍以爲
之勸云云事見宋史選舉志又記云詔郡邑皆置學舍立
宣聖廟案詔天下州縣立學在慶曆四年事詳皇祐二年
曾宏撰元氏新建縣學記跋常山貞石志
常山志二聖作三聖擇地之巽巽作巽均誤